





2040  
5

管子卷第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九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  
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  
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

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

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

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

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

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

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

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

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

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亦能

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

故能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

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賢賤

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侈禁誅

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

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

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

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

一

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

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潔其宮官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謂門

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去私毋言謂無私言神明若存則神存

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則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遍而盡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

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為紀殊

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君人者必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

人之可殺以其惡歿也雖殺無益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是以君子

不怵乎好怵止也不迫乎惡不迫移

之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

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罪在

變化小聰明變舊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

寂泊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此

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

按此以上皆經下釋其義

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

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

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為管氏之

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耳目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

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

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

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

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曰君無代馬走無

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

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

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

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

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

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

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

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

宣通也去欲則虛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

則神矣。神者至賈也。故館不辟除則賈人不舍焉。

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

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

按言人未知  
彼必先修己  
虛心以待人  
一設心則非  
虛矣則心虛  
者以其無藏  
也必去知無  
形然後不求  
不設心無心  
而虛矣注非

知彼無此其具則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  
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  
誑者無能藏隱故也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  
而白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  
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也無所位也  
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  
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  
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以然也道得  
之精也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道之  
而然

之謂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言  
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  
之者不別也同體故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  
舍之理可問者則有所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  
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  
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  
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  
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殺僂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  
乎法督察也謂法出乎權權道者事道  
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按事則應  
非其設故曰  
不宜言即  
義也法非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無人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囿。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

按此釋知道  
之紀

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

卷之三

五



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

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於

無形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人迫於惡

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

故忘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

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

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其應非所設也其

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舍已而隨

物因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

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  
件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  
賢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君子之  
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  
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

按後作正形  
飾德天仁地  
義則真然而  
自至

之偶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正形飾德。  
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  
故萬物盡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順故能昭知天下。  
自近以及遠。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官亂則  
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  
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實身  
故曰身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充不美。則心  
之充也。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  
不得。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  
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

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  
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亂。不亂  
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  
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  
「筮而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能毋問於人而自  
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思之。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思之。  
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量也。其  
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難  
思之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

按此能已  
皆不知也

其力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事能變也。

按內業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也。

其力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事能變也。

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

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

欲令其事齊等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而

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變而

變而不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

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

地之與同理。所謂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

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

心治是國治也。是聖心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治心在於中。適中也。

理與安一在於治心在於中。適中也治言出於

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無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

治矣。非功成人服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

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末功物民

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危是無不危也

豈不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非所人而亂。非至

至哉天下允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

主必亂未滯於刑。聖人之道若存若亡

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

若存若援而用之歿世不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

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弱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

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鏡大清者。視乎

大明。必視大明。然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

立故其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

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弥精心之為用。彌明。故比心

可隱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

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當言之言。則金心之形。明

按內業作金心在不可

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

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

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

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

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乎。正平則能所以失

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節怒莫若樂。節

樂莫若禮。樂主和。故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

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豈

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

按此合內業  
定心在中一  
節而論多當  
有誤

按內業作窮  
天地被四海

則忘其利安雖有利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  
事安處茂不足資也又有靜正之  
也心意以先言得意感而意然後形然後呈形形然後  
思有形則理可尋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  
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  
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則外  
道表裏無擁故若泉之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  
不涸而四支堅固也用此  
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  
固被及其身也解則無不通物  
察於地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以  
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  
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  
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  
故皆不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  
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故其  
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  
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  
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

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緣其理則知其情  
 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  
 則情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知其名故苞物眾者莫大  
 自見名自形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  
 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  
 或有不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栢不周  
 不全齊麥枯歛止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  
 其雨露也管蔡之親休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  
 其誅放也雨露故萬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  
 雨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於善  
 人行罰於凶人故天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  
 下清而百姓蒙利也

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  
 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正名自治  
 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  
 法備則事無闕帶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  
 也廢舍則百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以為度  
 事非其時也大者寬小者局局則有餘物有所餘有  
 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局則有餘物有所餘有  
 所不足則以有餘補不足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其人  
 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  
 克在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  
 和也

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疾之強而卑信音義信其強中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之餘驕於卑則強強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而賊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為陰害也

陽去乃云  
善事友名  
即下文能者  
無名也

主入故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為入也出者既主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違而傷人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是還自傷豈須上筮而知乎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豈須上筮而知乎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去善之言為善之善直能去言善事其事之成善直能去言能者無名善直能去言從事無事深能其不求名然其從事安深能其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然閑暇若無事然也謂凡今當觀物載之所堪謂凡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謂凡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第第第

後此即前心  
之中又有心  
意

與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契於道故曰有中。中有中。如此則功美目興故曰美哉。弗弗。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為中者其唯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君弃功名則與眾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無所成名則無成。有譽其成也。乃是成也。有成譽其無成也。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巨之徒滅謂能立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唯忘已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能唯忘已乎。

按說者指言  
天地尚有所

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清也。之言以為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辨。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靈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

管子  
卷之三



以維載之符  
凡人豈無治  
之者故問治  
之者於下達  
詳死生無臭  
之妙而口耳  
目手足本之  
注非

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酒散

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知

於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

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轉乎其圜也轉復貌謂遇轉

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

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

今夫口手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

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

亦不見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為之主言有西

有東各歿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

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常事通

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故書其惡

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

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

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

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

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內

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不發於名聲不凝

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及

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亾可也謂人可誘令至於

耳一語屬至  
何為是

可教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

浪則能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事有

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然若有適，解不可解而

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故善舉

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為善乎，毋提提

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

為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

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

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

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

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上

營切為策也。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

之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無益

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故曰

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慎密之至，審

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自知曰：稽，能考彼

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

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內固之一，可為長

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

久適可以知內自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

度時論用如此天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

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

天則祭以四壁而壤土而與生為天之生百穀也既降福故壤土

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

聖人亦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

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代君則非

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眾前歌故曰孰能去

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

辯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

異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眾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伐之故得篡名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

名故王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

道狹也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

則神傷竭故於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

其生有阻難也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

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

則敗也故不身俱進者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

俱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道之大

道之大危及已也

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其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弃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一考之於身身若備之則何須奔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知行情則不違理可知象乃知行情知行情則不違理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左右前後周而復所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所也

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行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尊而行之無遷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中理如此一以無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則道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

卷之三

六

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管子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菹也

菹園城也

美惡賢不

肖愚俊之所生也

謂生於地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

通流者也

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

故曰

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加，刺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甲為室，王以甲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

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謂之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也。實得其量。得其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

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浸潤之度也。夫玉之所

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

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也。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感。義也。感屈聚也。如此義也。

廉而不剷。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

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

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寶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

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

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

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曰五藏。五

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

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也。肺生骨。腎生腦。

肝生革。革皮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

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

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

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

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

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

管子 卷十四 補

按此言水之  
精相濁寒去  
在而不  
去  
者人與土  
計得非

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  
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言九竅五慮是身之精也。麤  
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伏閭能存而不能亾也。言龜龍稟氣  
暗冥故能存亾。謂十者以於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十者以於  
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  
如蠶蠋。蠋蠶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上則凌  
於雲氣。尚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胡。

於危以又  
其

於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閭能存而能亾者  
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生  
螭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也。世不見生螭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  
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地。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

管子  
卷之四



而不能匹者。生人與王。伏聞能存而亾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萬物莫不以生。以得水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

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也。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寂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指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襍。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際澁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故葆詐以其好利故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襍。沈故愚戾而好貞萃而好貞輕疾而易死。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

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是以

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故水一則

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

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

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

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

昏昏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昏昏微暗貌五謂每

其理微暗既漫且且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

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故天曰

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時曰正。

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

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

信之。謂能聽信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聽信之謂

聖。既聽其言又信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使

不能為憯。既使不能憯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憯則動，皆違理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賢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

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

喜羸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羸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

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

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

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

屋壞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

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

德。星以和德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

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

管子宣行幣

接後作母天  
夏每作筆必  
有一誤

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

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次列

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亾人人之逃亾者還復之四政曰

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五政

曰無殺麇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

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

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故蒸

故為火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通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

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

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

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上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

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以

風雨節土益力上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膚土所生

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

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

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

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

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

管子

卷四

八

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故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

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凋落也。

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壅塞之處。開

也。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

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免。祖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

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

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獸

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

曰辰。辰星日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秋。擊也。時物成。熟。擊。斂之。

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爪甲也。其德

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

時而為。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逸。過失也。其事號令

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

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

收聚。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

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我信則克。誠信

故能。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冬閉

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冬閉

藏故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

冬政則耗冬肅殺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

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也圍小辯鬪譯蹠也

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鬪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

刃時或出師掩襲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

曰補缺塞圻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

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

日月北方太陰其時曰冬冬中言藏也其氣曰

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淳越温怒

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

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温周密者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

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

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大寒乃

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

月德月以閉藏罰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冬行

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雷夏雷行秋政則旱

謂冬氣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

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

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

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

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

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

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作習武也。

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

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

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

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

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

國。惡之。日惡風。且然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是

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

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

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

積則昌。暴虐積則亾。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

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

自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

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

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

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句政異故曰三

政。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不中

者。失理者凶。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凶國有四時。

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四守所有。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

政。執輔。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

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既

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

官以守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終者九也。既能

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

謂王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

為夏至陰生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

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

非街猶也註

管子 卷之四



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者陽地理以八制八陰之數以少陰制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地欲以生息也以生故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開通以制人以生故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萬物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修槩水上以待乎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親視知何者不親也貨暉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貨暉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日所次隅曰暉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者所以

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人情則物理極極於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物理可謂有德也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日月用之於民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也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通若道然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然則神筮不靈神後有行道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然則神筮不靈神

管子 卷之四

七

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

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

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

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

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

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

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辨乎

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

司徒。謂主徒眾使務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

出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

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

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

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

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

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賭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賭甲子

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

列爵。謂總別等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

賦秘賜。秘藏之物出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

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

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

區別而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鳥菱。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

時。春當耕闢無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上擁其不。不癘。雖

穀。癘殺也。雖隨母食者。不夭。麋虞毋傳速。麋鹿子也。言天傷之。亾傷。繩

祿。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

二日而畢。春當九月十日而今日。屬土位故也。睹丙

按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日。又委十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蓋五日。

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攝

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也。發減。任君賜賞。委任

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

謂游戲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

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

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

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

御。命司徒御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

助養。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

仁惠之

七十二日。為六十日。一年之數也。注非。

也。事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

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

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

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

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

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圍國所養擬供祭祀也。

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

行戶竈中雷。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

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行組甲厲兵。

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

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諛悅順貌。有

伐不服象天。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

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五穀鄰熟。鄰陰

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

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閑藏。其氣不足

則發。攔瀆盜賊。攔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閑藏。

之氣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

也。令

終

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費天地之所

閉藏也。費，天也。閉，藏也。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

不成。毛胎者不臚。臚，謂胎也。胎謂胎也。臚婦不銷弃。臚，古孕字。銷，謂散壞也。

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九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

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

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

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不然則長子死。如無

夫人死則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

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小事

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戰而懼險。此謂  
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分其師衆人  
既迷芒。必其將亾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  
矣。又況迷惑茫然乎。若是者必亾。動靜者比於  
其衆。允此二事皆滅亾之道也。動靜者比於  
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動作者比於  
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亾也。動作者比於  
我先動敵反作應者。動信者比於  
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  
如此者近。動訓者比於避。服者近於  
於見距也。服者近於  
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賢得度。靜作得度則為  
則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  
客也。

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故曰  
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  
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  
刑。言將為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  
刑泊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  
違之。故其事不成。則天因人。聖人因天。而天不違  
後天。而天時不作。勿為客。不因天時而動人事不  
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  
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建將  
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  
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

發動而成如此者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  
可謂與天同極也 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  
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謂與地同極也 未得天極

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 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得

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而武王牧野是也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

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成功

之道羸縮為寶羸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毋

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 事若未成毋改其

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為靜民觀時待令而

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 故曰修陰陽

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也 羸羸縮縮因而為當行

藏順時然後事當重 歿歿生生因天地之形歿隱

顯也聖人隱顯 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 盡行之者

有天下所謂唯天為 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

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 中靜不留中心

無所裕德無求 道德饒裕形於女色 而文之容色靜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 行德而不爭以

待天下之瀆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 故賢者

故賢者

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與為也。然行於不敢

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

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

也。亂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

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善周者。明不能見

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善明者。周不

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

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

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九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

起而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

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物祖如此。則可以代天

下無道。取其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

位而君之也。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獸厭走

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

而有伏網罟。獸厭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

大禍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

故也。伏如其不然。則大文三曾而賢義與德。大武三曾

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

力武。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

知所伏力  
推易而致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也。善人不驚，  
 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  
 之。所以勝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嚴  
 則人作法之如四時之不貳，如星辰之不變，如宵  
 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法用守  
 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得。利雖及人不  
 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民徑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  
 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道以明之。明是刑  
 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遏之以絕其志  
 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養之以化其惡。  
 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  
 不修理故。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  
 以明察之。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

管子

卷五

五

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當

於正時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曰德

君愛無私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能立常

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

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

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

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

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守慎正名偽

詐自止能慎則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

台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

皆在於人無所他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

故得人之致或四變

也。五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  
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不然則  
有深怨於敵人也。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九不然則  
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  
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閻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

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  
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  
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  
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  
鐘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  
體安性故不禁禦  
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  
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  
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  
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  
數公正大道不事心。

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

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埴也。埴和也。音癰。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

周書曰。國法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有不祥。法不一則亂故。民不道法。則不祥。從道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不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做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則存治。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君之儀表也。故曰。法古之法。臣上下賤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

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

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說之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

無倖服無奇行倖服奇行者皆過越法制皆囊於法

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故明王之

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

使之謂以法收歛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夫

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

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詐習

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詐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

於謀以毀若法習士謂習法之上聞識謂眾彊富

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

賈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

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

能動也珍恠奇物此正法為恠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

者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

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詐習士聞識博學之士

能以其智亂法惑上眾彊富賈私勇者能以其威

犯法侵陵謂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予立相

鄰國恃權能廢置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

君之子接立國相謂用私

姓使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九附也皆以君不守法故也

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

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

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

君如輻之湊也。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

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

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於法

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賔賤皆從法。此謂為大

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

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

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

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

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

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改為人主者。不重愛人

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

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

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

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

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失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賢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植固而不動。見下文。奇邪乃恐。則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凶旋及。故恐奇邪。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革化則令往而民移。往而人化。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

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謂尊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勝。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賢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之。恩則主日鬼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

管子 卷五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賢臣。賢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賢而威之也。言賢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也。祿於君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聽之也。言美者能以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賢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

管子 卷之五 三



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  
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  
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  
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  
產矣。天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  
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  
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  
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  
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

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  
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  
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  
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  
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邪當罪其名  
字  
按魯律曰  
實論職乃字  
石開誤

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凶。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無所稟。故曰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循法以動無成私惠也。

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為兩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置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是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毀以譽為賞。罰則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官自然失理。

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九

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

多為交友致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

非功朋黨共譽之故所起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

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不一至於庭

謂之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

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百官雖具非以任

國也各務私故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

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資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

其能官各失能則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

自舉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敗而不

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

進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然則君臣之間

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

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偽濫故易

是下脫故

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

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為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

不能毋侵奪。

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

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畧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尚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賞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疆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

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危。治莫窘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畧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至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賢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則民無所游。

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

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特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

按別本註曰：有或不能而窮士者之生之不也。

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之。是以民作一而得均。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而不死者



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

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暫寄為生不能長。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